

<<沉重的翅膀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沉重的翅膀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74617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74618

出版时间：1984-7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张洁

页数：34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沉重的翅膀>>

前言

改革难。
写改革也难。

不但工业现代化是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的，或者说是在努力摆脱沉重负担的斗争中起飞的；就连描写这种在斗争中起飞的过程，也需要坚强的毅力，为摆脱主客观的沉重负担进行不懈的奋斗。

这方面动笔较早的作家，体会较深，受到的磨炼也较大。

张洁同志是其中的一个。

近日在病房里陆续读完了张洁同志的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第四次修订稿（复印件）。

我既从作品中改革者的百折不挠的精神，也从这位女作家自强不息的劲头受到鼓励。

作家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献身于工业战线体制改革的人们，热望以自己的笔促进改革；在创作实践中，她自己也从思想上和艺术上进行日新月异的改革。

这种努力是值得称道的。

《沉重的翅膀》最初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的《十月》杂志上，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，成为首都文坛上（还不只是文坛上）一个惹人注目的事件。

我读时，不禁联想到此前看过同一作者的几个短篇。

张洁同志的文笔是细致的，敏感的，长于人物的心理描绘，但有时流露出感伤情调。

现在，这位女作家从自己织造的精致的、时而织进淡淡哀愁的纱幕中走出来，大踏步地走上新时期工业战线新旧斗争的战场，这是应当鼓掌欢迎的。

我们看到，作家的视野开阔了，心胸开展了，笔底也显得挺拔泼辣了。

<<沉重的翅膀>>

内容概要

《沉重的翅膀》最初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的《十月》杂志上，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，成为首都文坛上（还不只是文坛上）一个惹人注目的事件。

我读时，不禁联想到此前看过同一作者的几个短篇。

张洁同志的文笔是细致的，敏感的，长于人物的心理描绘，但有时流露出感伤情调。

现在，这位女作家从自己织造的精致的。

时而织进淡淡哀愁的纱幕中走出来，大踏步地走上新时期工业战线新旧斗争的战场，这是应当鼓掌欢迎的。

我们看到，作家的视野开阔了，心胸开展了，笔底也显得挺拔泼辣了。

所惜的是，作家在走上这个广大战场从事时代画卷的综合描绘时，缺乏洞察复杂矛盾的思想准备，也缺乏统御众多人物。

众多场景的熟练的调度经验，特别是保留了。

或者放任了以主观表现干扰客观描写的不良习惯（不是主客观有机的有效的结合）。

有些人物的心理分析是绝妙的，有些则几乎是作者心理。

情绪的化身。

人物对话中议论过多，作者还迫不及待地随处插进许多议论。

固然有些议论是精彩的，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，但有些是不必要的，不妥当的，有的是完全错误的，因此引起严重的责难。

<<沉重的翅膀>>

章节摘录

——令人馋涎欲滴的红菜汤的香味，从厨房里飘送过来。案板上，还响着切菜刀轻快的节奏。

也许因为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，叶知秋的心情就像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空，融着太阳的暖意。发了几天烧，身子软软的，嘴里老有一股苦味，什么也吃不下去。

厨房里送过来的香味，诱发着叶知秋的食欲。

她跟许多善良的人一样，一点儿顺心的小事，都会使她加倍地感到生活的乐趣。

比方说，一个好天气；一封盼望已久的来信；看了一部好电影；电车上有个吊儿郎当的小青年给老太太让了座……现在呢，只是因为这晴朗的天；病后的好胃口；莫征周到而又不露形迹的关切。

多亏莫征。

如果没有他，谁能这样细心地照料她呢？

抓药、煎药、变着法儿地调换着伙食的花样……但这番感慨莫征是不要听的，他会拿眼睛翻她，还会不屑地从鼻子里往外喷冷气儿，好像她是卖梨膏糖的。

她高兴。

不由得想说两句无伤大雅的废话——你叫它耍贫嘴也行，或是唱几嗓子。

她试着咕咕噜噜地哼了几句，不行，嗓子是嘶哑的，还带着齁齁的鼻音，两个鼻管里仍旧塞满了没有打扫干净的浊物。

她索然地发了一会儿呆，便收起了心。

真的，一个人，即使在自己家里，也不能太过放肆。

这种放纵自己的行为，如果成为一种习惯，然后不知不觉地带到办公室，或者是带到公共场合里去，就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指责或非议。

何况她在别人眼里，已经是个行为荒诞、不合时宜的人物。

她愣怔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了久已忘记的法文，不禁高声地问了一句：“今天中午吃什么？”

“莫征在厨房用法文嚷道：“红菜汤、腊肠和面包。”

“这孩子真不赖，竟然没有忘记。”

这当然因为他自小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。

有教养的家庭？

——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，真正地成了一个孤儿，就像她一样。

可教养又是什么呢？

在那几年，它是一种容不得的奢侈品，是资产阶级这个词的同义语。

人类真是一群疯狂的傻瓜，为什么要创造文明呢？

要是还停留在洪荒时代，或是还用四肢在地上爬行，一切大概会简单得多。

莫征的父母，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法文教授。

五十年代中期，叶知秋做过他们的学生。

那时，莫征只有三岁多，很像英国电影《雾都孤儿》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奥利佛尔。

穿着一套浅蓝色的法兰绒衣服，黑黑的眼珠，像两颗滚动着的黑宝石。

每次开饭以前，他总是把两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手，平放在桌子上让妈妈检查，然后有礼貌地用法文问道：“我可以吃饭了吗？”

“每每叶知秋到莫教授家里做客，总是戏谑地管莫征叫奥利佛尔。

当时，叶知秋绝没想到，他以后的命运，竟是孤儿奥利佛尔的翻版。

为这，叶知秋总觉得有点儿对不起莫征。

没想到她这善意的玩笑竟成了一个巫婆的咒语，不然，何以会应验得如此准确呢？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父母双双死于非命之后，莫征成了靠偷窃过日子的小贼，像一只流落在街头的野狗。

叶知秋第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回之后，他甚至狠狠地咬了她一口，在她家里来了一次卷逃。

这也许是每一条野狗的经验，躲着那些伸过来的手，再不就咬它一口。

<<沉重的翅膀>>

别相信它会抚摸你，它要么给你一顿毒打，要么就勒死你。

叶知秋再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。

她也弄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
也许因为她自小也是一个孤儿，饱尝过世态的炎凉和寄人篱下的痛苦？

它们像一条天生的纽带，把她和莫征联在一起。

也许因为这一生她将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母爱，像一切女人一样，顽强地需要一个表现这种天性的机会。

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丑陋真是一种不幸。

说不出叶知秋脸上的哪个部件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缺陷，可是这些部件凑在一起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几乎使她成了一千个女人里也难以遇到的一个顶丑的女人。

那些很代表她性格的头发，又粗、又多、又硬，头发的式样也非常古怪。

她又不肯让理发师剪个稍稍时髦一点的发型，稍稍地削薄一点。

于是，又短又厚的头发，像放射线一样向四处支棱着，远远看去，活像头上戴了一顶士兵的钢盔。

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儿女性的曲线和魅力。

肩膀方方正正，就像伐木人用斧子砍倒的一棵老树的树桩。

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男人，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。

菜饭端进来了。

莫征，像饭店里老练的服务员，右手端着腾着热气的红菜汤，左手拿着两个分盛着腊肠和面包的盘子。

两个盘子上还擦着一个小小的果酱盘子。

腊肠切得很薄，一片片错落有致地向着一个方面，顺着盘子绕成环形，斜躺在盘底。

面包切得很均匀，每片面包的厚度一样，简直像用尺子比着、量着切出来的。

每每莫征十分在行地抄起锅碗瓢勺在厨房里做饭，或是带着一种猜不透含义的微笑，像饭馆里的大师傅那样，用勺子在炒锅底上俏皮地敲两下的时候，叶知秋的心里，总泛起一种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欣喜的复杂情绪。

他的生存能力似乎比她们这一代人强。

比如，直到现在她还不会做饭烧菜，如果没有莫征，她就不得不去吃那口味单调透顶的食堂。

奇怪，食堂里烧的东西，别管是红烧肉还是黄焖鸡，永远是一个味儿，你就分不清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。

她喜欢吃口味好的菜，可是要她为那种事分心她又舍不得时间，就算下个狠心抽出时间，她也不会做。

她的生活安排得一塌糊涂……不，生存能力！

当然她指的不是这个，实际上她想得更多的是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干好任何一件事情，别管是做饭、弹钢琴、或是法文……可是他为什么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端着这几个盘子呢？

不，也不是说端盘子有什么不好，她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……而是什么呢？

她的思绪飘移开去……汤大概很烫，放在桌子上之后，莫征立刻吹着自己的手指头尖。

那应该是一双艺术家的手。

手指粗而长，手掌厚而宽，指关节和手腕关节都生得十分结实。

小的时候他学过几年钢琴，小小的人儿，脚还够不着踏板，却会在一片琴键的轰鸣中忘记了玩耍和吃饭……可现在，当叶知秋心血来潮，在那架落满尘土的钢琴上，用僵硬的、不听使唤的手指勉强弹上一曲的时候，他呢，却远远地躲进自己房间的一个角落，仿佛那琴声里有什么让他感到害怕的东西……

……什么叫做应该是呢？

莫征早已不是那个穿着一套浅蓝色法兰绒衣服的小男孩。

他已经变成又高又大的青年，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布上衣，那是部队上的处理物资。

衣服皱皱巴巴，原先的扣子早已掉光，现在的五个扣子是有深有浅，大小不一。

又肥又长的劳动布裤子，像没有盛满东西的口袋，挂在他那又瘦又长的腿上，裤脚上还有一个没有补缀的三角口子。

<<沉重的翅膀>>

他所有的裤脚上几乎都有这样的口子，这大半和他干的工种有关系。

整天和树枝、灌木丛打交道，灌水、剪枝、喷药……一不小心，就会被树枝刮破。

即使这样，他仍然是个让姑娘们一见倾心的人物——假如她们不知道他的过去的话——方方的下巴，棱角清晰的大嘴巴，黑而柔软的头发松松地披向脑后，仿佛修剪过的、不宽不窄的眉毛，整齐地、直直地伸向太阳穴，只是在眉梢有那么几根，微微地往上翘着，这使他在不动声色的时候，也给人一种神采飞扬的感觉。

也许因为黑眼珠比平常的稍大了一些，目光总显得凝重、迟缓，还有点儿淡漠。

莫征用脚勾出放在桌下的凳子，在那张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下，凳子立刻吱吱嘎嘎地呻吟起来，仿佛因为这突然增加的负荷而感到极大的痛苦。

这声音总让叶知秋感到不放心。

她不知说过多少次，要么赶快拿去修理，要么就丢掉它，不然，早晚有一天会摔坏人。

而莫征总是懒懒地说：“没事儿，只要您记着别坐它就行了。

”叶知秋只好随他。

不过每每他往那个凳子上坐下去的时候，她的眼睛总会不由得对那凳子瞟上几眼。

这会儿，她的眼睛也还是那么不放心地瞟着。

唉，太爱操心了。

莫征装出没有察觉的样子，随口问道：“怎么样？

味道还可以吧？

”叶知秋这才低头吹着汤勺里滚烫的汤，匆匆地呷了一口，笑了，满意地称许着：“不错，挺地道，像你的法文发音一样。

”莫征的汤勺在半路上停住了。

啊，为什么要提起那与旧日的生活有关联的事呢？

莫征不愿意回忆它。

但只要有一点光亮，它就会像影子一样地出现，紧紧地跟随着他，纠缠着他，不肯和他分离，凭空地给他增添了许多的烦恼。

他张开嘴巴，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发狠的样子，咽下了那勺菜汤，好像要把那烦恼和菜汤一起咽进肚子里去。

牵动他眉头的那根神经不安地跳动起来。

接着，他又用那副白而坚实的牙齿撕下一块面包。

“哐当”一声。

叶知秋一愣，一时以为莫征到底坐翻了凳子。

不，那声音是从天花板上来的。

一定是楼上有人碰翻了什么。

随之而来的是小壮嚎啕的哭声、杂沓的脚步声和小壮的妈妈刘玉英极力压抑着的啜泣声。

莫征的脸上闪过一丝冷冷的微笑，说道：“高尔基笔下的生活。

”叶知秋停止了吃饭。

莫征，还是带着那淡淡的、冷冷的微笑问道：“怎么啦？

”叶知秋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在比她似乎还老于世故、不易动情的莫征面前，她有时倒像个幼稚的、容易感情冲动的小女孩：“在别人的哭声里，我觉得难以下咽……”“你简直像个基督教徒。

”她发脾气了。

她觉得他亵渎了自己的感情：“莫征！

”然后站起身来，往外走去。

莫征把他长长的腿往她面前一横，那弓着的腿，活像一个放在二百米跑道上的中栏：“您还是歇会儿吧，您管得了吗？

过不了两天还得打。

”他说的是真话。

<<沉重的翅膀>>

楼上这一家，总是孩子哭大人骂的。

那两口子都不是泼皮式的人物，两个孩子也都懂事听话，可是，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过得那么狼狈啊。

莫征和解地劝慰着她：“您还是再吃点儿吧，一会儿该凉了。

” 叶知秋已经没有了胃口，饭前那阵美妙的情绪不知为什么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。她摇摇头。

她无言地在写字台前坐下，顺手翻动着因为生病没有细读过的那些报纸。

习惯性地注意着哪些工程已经竣工投产、哪些企业已经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……这些报道都给她一种年终将近的气氛。

还有一个多月，一九七九年就要过去了。

她立即想起病前就应写完的那篇报道，便在写字台上寻找她已经拟好的那份写作提纲。

奇怪，那份提纲哪儿去了呢？

她明明记得放在这一摞稿纸上嘛。

没有，也许放在抽屉里了？

她依次拉开每一个抽屉，每个抽屉都是同样的杂乱无章：日记本、信札、邮票、装着钞票的信封或钱包、工作证、眼镜盒（有好几个）、药瓶子（空的或是装着药的）……要是没有极大的耐心，谁也别想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到一件要找的东西。

偏偏叶知秋就是一个顶缺乏耐心的人。

每当她急急地在抽屉里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她都会下定最大的决心，什么时候一定要清理一下抽屉，没用的就把它扔掉。

这里有很多没用的东西：这些旧信，瞧，还有这个空药瓶子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她顺手把那空药瓶子扔到墙角里去。

<<沉重的翅膀>>

编辑推荐

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。

<<沉重的翅膀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